

狂飚曲

李 凡 迟松年





狂 飙 曲

(上)

李 凡 迟松年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 阳 六 六 七 厂 印 刷

*

开本：850×1168 $\frac{1}{2}$ 印张：16 $\frac{1}{4}$ 插页：6

字数：376,000 印数：1—150,000

1976年5月第1版 1976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0·184 定价：1.30元

内 容 说 明

《狂飙曲》是一部反映煤炭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长篇小说。

上卷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和发动阶段为历史背景，描写了以掘进队队长金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丁局长、程矿长等走资派所进行的斗争，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勇敢地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了社会主义办企业的方向，充分显示了煤矿工人“他们特别能战斗”。它热情地颂扬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歌颂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了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创造。

作品努力塑造了煤矿工人金辉和耿立纯、党委书记姚远、技术员杨志芳等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具有煤矿工人的生活气息和战斗风格。

毛主席语录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纷纷扬扬的雪花，一夜之间落满了塞北山河。白雪覆盖的凌山，象只欲跃的猛虎，伏在努鲁儿虎绵绵山脉的群峰之中。山脚下的清水河河面，早已结成了一层厚厚的冰，一条白带蜿蜒迂回，由西向东穿过五十里煤城，绕过山峦，穿过峡谷，伸向远方。

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冒着凛冽的寒风，顶着烟雪，在山腰间的盘山公路上急驶。

突然，从路边的灌木丛里跳出一只野兔窜到公路中间，四外张望着。当吉普车开到跟前的时候，兔子惊呆了，过了一瞬，又顺着公路没命地跑了起来。司机加大油门，开足了马力，追了上去。程子功目不转睛地盯着：“加油，加油！”约摸追了二里路，只见兔子向前猛窜一跳，一头扎在路上，颤抖着不动了。“嘎吱”地一声响，车停了。倚在后席昏昏欲睡的总工程师董学阳也被惊醒了。司机跳下车，把兔子拎起来一看，嘴里吐着白沫子，已经死了，幽默地说：“你咋不知道拐弯呢？咳！”

程子功摇摇头，忙催着司机赶路。

年近五十岁的程子功望着身边的司机小刘，打趣地说：“小刘啊，若是车速再快一些，准能把它压住。”

小刘稳健而又谨慎地握着方向盘，笑道：“这可不是闹着

玩的事儿，除非咱们不想回家啦！”

一只惊兔引起程子功一番感慨，他回头指着车窗外险峻的地势，对董学阳说：“解放初期，我来到凌山接管煤矿，经常领着工人护矿队在这一带剿匪，那时候兔子多，有时候打完了土匪，回矿的路上顺便打几只，改善改善生活。”

“啊，这真是个险要的地方！”董学阳伸着脖子往外看了看说，“那时候在凌山开展工作可真不易呀！”

程子功点着烟卷，深深地吸了一大口，又吐出了一股烟雾，身子往靠背上一倚，微微一笑，说：“老董，说实在的，那时候矿山刚从敌人手里夺回来，一面恢复生产，一面支援前线，还有土匪的捣乱，开展工作很艰苦啊！等你来到这时，那已经大功告成了，各方面的条件比较好喽！”

董学阳点点头，颇有共鸣地说：“是啊，这一点，功劳簿上给你记上啦！”

“转眼间，从参加革命到现在快三十年了。在战争年代，南征北战，日夜盼望的是推倒三座大山，全国早日解放。解放后，我国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嘛，所以我到了凌山煤矿，就是一股肠子抓恢复、抓建设、抓煤炭，一直抓到现在这个程度。一晃二十年出头了，煤炭日日增，生产大发展，头发也快掉光啦。”

董学阳用手正了正宽边的黑框眼镜，向程子功投去敬佩的目光，说：“凌山矿由原来六个小矿井发展到八个矿井；由几万人的小煤城发展到十几万人口的矿区，这速度之快，实在惊人哪！”

程子功嘿嘿地笑了笑，掐灭了烟头，说：“发展的速度快是快呀，不过，凌山的发展速度就象百米赛跑，已经到了冲刺的

时候了。跑得越快，越接近终点，这是个规律，你说对吧，董总？”

董学阳点点头，说：“恐怕是这个道理。”

程子功继续说：“这次省煤管局丁局长在会上宣布关于凌山矿收缩下马的决定，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五年以后，在地图上那凌山地名旁边标志的‘煤车’记号就不见了。”

“嗯，可能是这样。”董学阳边说边寻思着什么。

突然，汽车猛烈地颠簸一下，程子功晃了下身子，险些倒在司机小刘的身上。

“前面的山路不平，请注意扶住把手！”小刘提醒着程子功和董学阳，说着，又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

程子功和董学阳牢牢地抓住把手，直盯着路面，一时无话了。但由于程子功提起这次煤管局会议的话头，他俩又默默地回忆起会上的情景……

这次煤管局的会议，讨论和落实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煤炭工业生产建设的规划。由于煤管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姜涛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局里的工作暂时由副局长兼党组副书记丁一平主持。程子功对他并不十分熟悉。他们的初次相识还是在四年前。那时丁一平陪同一个外国专家苏尔洛夫到凌山矿指挥凿建竖井。从那以后，丁一平便长期在外疗养，直到最近才出头露面。

在这次会议上，丁局长作了长篇报告。他提出为了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应该大力发展煤炭生产，对煤炭系统现有的部分老矿要进行调整。其中，特别强调了对凌山矿要下决心进行一次革命性的大调整。为什么呢？他认为凌山矿是个四段提升的老矿，浅部煤的储量不大，深部的煤又无法开采。因此要采

取收缩措施，加快残采，然后逐步撤出人员，开赴保山新区。会上，程子功听了这个决定感到正合自己的心意，并且认为这个决定确实符合实际，因为凌山矿是风烛残年的老矿了。

早在清朝的道光年间，凌山一带就有民间办的小煤窑。那时规模还很小，土法开采，窑主是一个姓孟的大地主。因此，这地方就叫“孟家窑”。到了光绪年间，有一个英国传教士打这儿路过，看到铁匠炉打铁烧的煤，火焰硬、结焦强，感到惊讶，认为这是煤中之宝。于是他就到小煤窑看了又看，问了又问，临走时又拿了几块乌黑油亮的好煤。

过了几个月，一个名叫莫勒的英国人和几名清朝官员带领一伙人来到凌山，经过一番勘察，发现这里地下储有大量的优质煤，是个“金窝窝”。英国人垂涎三尺，见有利可图，便与清朝官员商议，开建了外资官办的煤矿，“孟家窑”不久被挤垮了。到了一九二〇年，英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掠夺地下资源，在莫勒的具体策划下，由京、津、沪买办资本家合股成立了“凌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修建了铁路专线，安装了发电设备，生产井口也由二个变成四个。从那以后，奴隶般的煤矿工人挖出的好煤，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外国资本家和洋奴买办大发横财。

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凌山煤矿以后，几年的时间，矿井由四个变成了六个。他们从河北、山东等地抓来劳工，矿工由几千人激增到几万人，实行“人肉开采”、“以人换煤”的疯狂掠夺政策。

由于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家的掠夺开采，凌山矿的地下资源横遭破坏。解放后，虽然恢复了生产，实行了有计划的开采，但是，浅部煤已经为数不多了。

丁一平在报告后的当天晚上，便到招待所找程子功谈话。

“老程，怎么样？对你们矿下马的决定感到突然吗？”丁一平问道。

“我个人表示完全赞同，恐怕有些干部和工人一时不好接受啊！”程子功坦率地说。

丁一平笑道：“这个好办，只要领导认识明确，群众的工作好做，他们还是听领导话的。”

程子功想了想，又说：“不那么简单。凌山矿是个百年老矿，不少人都是世代矿工，他们对凌山很有感情，这个精神一传达，大概会引起很大的波动。”

丁一平又笑了笑，说：“要进行宣传教育嘛！煤矿工人就是挖煤的，凌山挖不出煤来，国家拿什么去给他们发工资，嗯？要说服他们服从大局嘛。况且到保山开发新区，挣钱又多，环境也很幽美，那有多好啊！只要你们向干部、工人们说明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再把生活福利事业一一摆出来，他们就不会留恋凌山喽！”

程子功听了，点点头笑了：“丁局长想得真周到呀！”

丁一平拍了拍程子功的肩膀说道：“老程，你在凌山矿是老人啦，搞煤矿这一套很有办法。凌山这个地方水越来越浅，放不下你这条大鱼呀，到了新区首先成立一个指挥部，要开四个矿，你的权会更大啦！老程，你就来个‘海阔凭鱼跃’，保山显身手吧！”

程子功听了心里一阵高兴，嘴里却虚伪地说：“丁局长，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呵！”

丁一平摇摇头，轻声地说：“我在部里已经给你挂上号了，胡副部长对你的才干很赏识啊！到时候……”说着，神秘地一

笑。这一笑不起眼，使程子功想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便找董学阳商量，如何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

旋风卷着雪团，从空中扑落下来。吉普车下了盘山路，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行驶着。

“快到家啦！”司机小刘热情地喊了一声。

程子功仿佛从梦中醒来。从被雨刷器擦得明亮的风挡玻璃往前望去：汽车正在宽阔的柏油路上急驶，依山傍水的五十里煤城就在眼前，高高的矸石山象金字塔似地耸立在各个井口，火车喷吐着白烟从贮煤仓下开出，星罗棋布的高大厂房，整齐的工村房舍，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矿山特有的景色。

董学阳也欠起身子向前眺望，看着生机勃勃的煤城，既感到欣慰，又感到内疚。欣慰的是他觉得把自己的知识献给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凌山的变化有他一份心血；内疚的是面对着凌山地下深部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煤炭却无能为力，一筹莫展。他想：虽然自己五十五岁了，可是作为一个工程技术人员，责任尽到了吗？

会议期间，他就是怀着这种不安的心情，找过煤管局的总工程师，早年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柳家训交谈了自己的看法。

柳家训听了很不耐烦，带着讥讽的口吻说：“不怪人们常说，知识分子有一股呆气。你怎么不想一想，一九六一年的教训？外国专家苏尔洛夫在凌山矿指挥打竖井时，用的是六十年代的新技术，结果怎么样？几百万元人民币连个响都没听到，白白扔进了见不到底的烂泥塘里！”

董学阳喘了一口粗气，忧心忡忡地说：“这一点我知道。不过从目前来说，象凌山地下这样优质的炼钢主焦煤可不

多啊！”

柳家训冷冷地一笑，二拇手指敲着茶几“咚咚”响：“目前的采法不合算，那是劳民伤财的事，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打千米竖井。可是，这不是气吹的，我们这一代人是难以解决的，还是从实际出发吧！”

董学阳没有再谈什么，觉得既然上级的决心已定，自己只好顺从了。

想到这里，董学阳的那种内疚的心情便一扫而光了。

吉普车减慢了速度，顺着平坦的公路向矿区里开去。

程子功回过头来，对董学阳说：“老董，回到家你根据丁局长的指示，抓紧时间写个贯彻煤管局决定的措施报告，以便尽快执行。”

“好吧！”董学阳微微点点头。

这时，吉普车快到矿上的敬老院了。司机了望，见前面的公路边上站着一个人，看样子象有什么急事似的。车走近了，小刘按了一下喇叭，才看清楚原来是一位老人正在摆手。小刘急忙刹住了车。老人急三火四地朝吉普车走去。

“这不是敬老院的赵青山吗？”程子功自言自语地说，心里纳闷：他站在这儿干啥？

司机小刘也认出来了，急忙开了车门，探出头去，问道：“赵爷爷，你有啥事呀？”

赵青山边走边问：“程矿长回来了吗？”

程子功一听，知道是找他的，心想，敬老院有半年多没去了。前些日子党委书记姚远曾约他一块到敬老院看看，当时因为被生产的事缠住身，没去成。是不是生活上有了什么困难要找他解决？想到这，他推开车门：“老赵师傅，这么冷的天，有

什么事呀？”

“程矿长，你可回来了！”赵青山绕过车尾巴，直奔前车门，冲程子功说，“这几天不知从哪儿刮来一股邪风，闹得人心惶惶。我一大早就看到小车打这开过去了，寻思准是接你们去了。打吃过了晌午饭，我就一直等你们哪！”

程子功心里一阵诧异，急忙问道：“什么邪风，都刮到敬老院去了？”

“不少人哄哄，说是凌山矿快要散摊子了！程矿长，你说说这是咋回事？这么好的矿怎么能散呢！”赵青山气得白胡子都颤抖起来。

程子功“噢”了一声，原来是为这码事来的。他那稀疏的眉头皱了一个大疙瘩，心想，人还没到家，风先刮回来了。他知道赵青山有一股倔劲，要想说服他得费不少口舌，想到这，便满脸堆笑地说：“赵师傅，你都七十多岁了，腿脚不灵便，往后少走点，矿上的事儿有我们，你就少操点心吧！”

“程矿长，你说说到底是真的还是造谣？我回去好跟大伙唠唠。”赵青山一个劲地刨根问底。

程子功怕被赵青山缠住，便推托说：“赵师傅，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完了的，开会的精神还要向大家传达，你先回去吧。”

“这么说，这股邪风是真格的啦！”赵青山那双有神的眼睛，射出了逼人的目光，气得说不出话来。

“这没啥大惊小怪的。人有老的时候，矿山也有到头的日子，具体怎么办，矿领导还要研究，你先回去吧，我们还有要紧的事呢！”程子功绷着脸解释了一下，让司机马上开车。司机踩了油门，准备起动。

赵青山心里完全明白了，他两眼直盯盯地望着程子功说：

“程矿长，我就说一句话：山能搬家，河能改道，要让咱凌山矿散摊子，这事万万办不到！”说完急转身下了公路，朝一条山道走去，身后的雪地上留下了一行深深的脚窝……

董学阳从后车门的小窗户朝外看了看远去的赵青山，自言自语地说：“这老爷子，真古怪！”

程子功把车门“砰”一声关死，琢磨着：“看来他们是舍不得离开呀！”

吉普车“嘀嘀”两声，朝矿区中心驶去……

二

吉普车穿过长长的林荫道，爬上清水河桥，越过双线铁道，开进了繁华的街道。宽阔的大街两旁栽种着笔直的钻天杨，有几座新式的楼房正在紧张施工。上下班的、买东西的、办事情的人们来往不断。汽车、拖拉机、胶轮大车、自行车的喇叭声、鞭子声、铃声和机器的轰鸣声响成一片。

过了向阳电影院，再过了矿文化宫，就看见了矿机关的三层红砖的楼房了。司机小刘侧过脸对程子功说：“矿长，到哪下车啊？”

“照例！”程子功顺口说了一句。

司机立刻明白了。他知道程子功所说的“照例”，就是在矿机关大楼门前下车。因为程子功每逢外出回来，第一件事是到矿机关的调度室去看看生产进度，问问任务完成的怎样。久而久之，司机们都知道“照例”的意思了。

车过了矿文化宫，向南一拐直接进了矿机关大楼院内，绕过圆形的花坛，在台阶下停住了。

“老董，你先回家休息一下，明天就组织人马起草报告，争取在元旦前把局里的会议精神贯彻下去。”程子功说完，下了车，回过头又对小刘说，“把董总送回家去。”

董学阳说：“程矿长，时间这么急迫，我回家怎么能休息？我也下车吧。”说着他推开了车门，欠起了身子要下车。

程子功急忙上前，伸手关上车门对董学阳笑道：“老董，

人。程子功想到凌七采煤队，自然想到金刚，想到金刚，自然又想到他弟弟金辉。金辉是凌三掘进队队长。程子功对金家哥俩的评价不一样：金刚虽然魄力不及金辉，但少言寡语，老实听话，领导说啥是啥，指哪打哪；而金辉干起活来虽说也是一员猛将，不过浑身長“刺”，动不动发表个见解，有些不好领导。所以程子功对金刚很有好感，他对杨志芳笑了笑，说：

“志芳，全矿能提前跨入六六年，是和金刚他们队调到六号井有直接关系吧！”

杨志芳先是一愣，然后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闪动了两下，忍不住地笑了，说：“程矿长，你这么说可是唯心的啦！”

“这是什么意思？”程子功愣了愣。

杨志芳严肃地说：“金刚还在二号井，根本就没去六号井呀！”

“那六号井的生产怎么搞上去了呢？”程子功纳闷地问道。

“你走了以后，姚书记到六号井去蹲点。他狠抓阶级斗争，开展大批判，和大伙一起批判了《海瑞罢官》这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矿工们的劲儿就起来了，生产很快上去了。”杨志芳高兴地告诉他。

程子功听了没有吱声，心里在想：如果姚远按着我的意图去办，生产肯定会更好。

“程矿长，煤管局的会开得怎样？”杨志芳看程子功好象在想什么，便问了一句。

“以后再说吧，我要到调度室去看看。”程子功说着，向楼门走去。

杨志芳边走边想，为什么一提起姚远在六号井蹲点，金刚

年龄不饶人哪，你是凌山挑大梁的，累垮了你，我怎么交代，嗯？”

程子功说完，向司机小刘挥了挥手，又向董学阳点点头，看着吉普车掉转车头，一溜烟似地开跑了。他整了整呢子大衣，夹着文件包，踏上水泥台阶，一磴一磴地往楼门走去。

“程矿长，你回来啦？”

程子功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他，便抬头往台阶上一看，原来是工人出身的女技术员杨志芳。她，中等个儿，体态健美，椭圆的脸上常常挂着微笑。年纪不过三十岁。穿着一身浅蓝色的工作服，头戴安全帽，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毛巾，脚穿长胶靴，显得格外精神，看她这身打扮是要下矿井去的。他笑着应了一声：“哦，是志芳啊！”。

杨志芳高兴地跑下了几个台阶，和程子功握了握手，问：“董总工程师回来了吗？”

程子功望着她那双热情的眼睛，“嗯”了一声，又关切地问道：“这几天，全矿的生产形势好吗？”

“好——！”杨志芳拉着长音说，“全矿生产从今天起就提前进入一九六六年啦！”

程子功听了生产任务完成得这样出色，喜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稀疏的眉毛隆成一对半弯小镰刀。他临去煤管局开会的时候，最担心的是六号井扯全矿的后腿。因为这个矿井的采场困难多、条件差、人数少，不想个办法任务难以完成。为此，他想把全矿闻名的凌七采煤队从二号井暂调到六号井去参战，这个想法临走前已经跟副矿长宋云交代过了。他想宋云一定照办了。

凌七采煤队队长名叫金刚，今年三十岁。是杨志芳的爱